

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,多年寒窗,沉淀成笔尖的力量;无数日夜,汇聚成奔赴考场的勇气。本期起陆续推出专版,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你正在经历的,是人生中最纯粹的奋斗时光。多年后回望,你会怀念为一个目标拼尽全力的自己。

与时间赛跑

□徐宏敏

亲爱的孩子,此刻你书桌上的台灯一定还亮着吧?月光透过窗帘缝隙,在堆积的练习册上投下银边,像一条蜿蜒的小河,淌过你笔下密密麻麻的演算过程。

我想轻轻拉开你的房门,坐在堆满错题本的床边,和你聊聊这段在汗水与星光里浸泡的日子。

高考像一场盛大的潮汐,裹挟着所有人向前奔涌。你手中的笔成了桨,在无数个晨昏交替里划开题海。那些清晨五点半的闹钟,深夜十一点的咖啡香,还有草稿纸上被橡皮擦破的窟窿,都是你与时间博弈的勋章。

你总说“要是考不好怎么办”,这个问题像团湿漉漉的云,悬在心头不肯散去。可你知道吗?高考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站,而是一扇雕花的门。门后可能是梧桐成荫的大学校园,也可能是藏着无限可能的旷野。我见过攥着不理想分数,却在创业路上闪闪发光的人,也见过进入名校,却在毕业后重新寻找方向的人。

重要的从来不是门的样式,而是你推门时眼中的光。那些在深夜攻克数学难题,在早读课背诵的英文范文,早已化作你思维的筋骨,让你在将来任何需要决断的时刻,都能保持清醒与果敢。

在这段日子里,你或许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。但请记住,你不是独自在战斗。妈妈悄悄放在你书桌上的热牛奶,班主任那句“累了就歇会儿”的叮嘱,还有并肩作战的同学递来的笔记,都是支撑你前行的隐形翅膀。

当压力如山般压来时,别害怕,推开窗喊一喊,那些被你视作“浪费时间”的倾诉,会像春风吹散心头的迷雾。

你正在经历的,是人生中最纯粹的奋斗时光。多年后回望,你会怀念为一个目标拼尽全力的自己。那些与函数图像较劲的清晨,和文言文死磕的夜晚,都是青春最炽热的印记。

当考场上的铃声响起,愿你能像平常练习那样从容落笔。把试卷当作一封写给未来的信,不必刻意堆砌华丽的辞藻,只需真诚地展现这三年来沉淀的自己。无论最终答案是否正确,你伏案疾书的模样,早已胜过任何分数。

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,你会发现天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湛蓝,蝉鸣也不再是烦躁的声音,而是青春散场的礼赞。

孩子,请记住,你本身就是一束光,无论照亮哪条道路,都将是独一无二的风景。

我忽然明白:最好的祝福从来不是刻意的仪式,而是像这样,把牵挂藏在日常的温柔里,让孩子知道,无论晴雨,总有人在身后,为他守住一方从容的天地。

朝着太阳的方向

□彭涛

邻居老王家的阳台上,不知何时冒出一株幼苗。入夏后它疯长起来,巴掌大的叶片油亮舒展,墨绿茎秆挺得笔直,顶端的花盘裹着金褐相间的苞片,像被阳光托举的小火把。

“老王,这是向日葵吧?”我在阳台晒衣服时,老王正好给向日葵浇水。

“对,被你猜中了!”老王笑得眯起眼,指尖轻轻摩挲着向日葵毛茸茸的花盘。

老王喜爱侍弄花草,他家的阳台像个微型植物园:青瓷盆里的月季正攀着竹架打苞,白瓷钵的栀子浮着层雪似的花苞,最妙的是窗角那株爬满铁艺花架的蔷薇,去年春天他特意用废木料搭的架子,如今已缠满嫩红的新藤。

但是这次老王种了向日葵,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在我看来,向日葵应该种在地里,大片大片地种,开成花海的样子,那才好看。可老王把向日葵种在花盆里,孤零零的,不成气候,着实让人不解。

我望着那株比窗台还高的向日葵,疑惑它挤在窄盆里能否开花,“都六月了,您不担心它长不开?”我终干忍不住问。

老王笑而不答,弯腰用指尖拨了拨向日葵叶片,光斑在他眼角的皱纹里晃了晃,像藏着个小秘密。

晒完衣服回到房间后,我晃了晃手里的衣架,挑眉对妻子说:“真有意思,老王竟然在阳台上种向日葵?花盆里的那点土,能养出个啥名堂?”

妻子微微一笑,说:“再过几天老王家的儿子就要高考了,他这是在给儿子准备礼物,预祝儿子一举夺魁呢!”

是呀,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,说起高考,这些年家长们可能比考生们更焦虑,为了能让考生们取得好成绩,他们在考场外下足了功夫。

你看那些考场外穿红旗袍的妈妈,她们举着“一举夺魁”的向日葵花束,妆容精致却难掩眼底焦虑;还有那些奶奶们,她们在树荫下祈福,却难掩满脸担忧。

而老王的向日葵,安静地立在阳台,连花盘转向都似慢镜头。它像在守护一段默默生长的时光。

其实,把高考捧成悬在头顶的烈日,非但照不亮考场的答卷,反而可能在孩子心里投下焦虑的阴影。我的同事老张曾经对我说,她女儿高考时就不让他去送考。理由是,你上你的班,我考我的试,不要搞得紧张兮兮的,反而心里别扭。

当然,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,对待高考的心理也不一样。

我对妻子说:“老王真是有个有心人啊!”

“他呀,是想让孩子像这向日葵似的,心里永远有束光。”妻子指着阳台上昂头的花盘,“不盯着分数喊加油,却把祝福藏在每一天的浇水施肥里,这才是真懂孩子!”

暮色漫上阳台时,老王正在给向日葵转盆,他这是为了让花盘始终朝着太阳的方向。我忽然明白:最好的祝福从来不是刻意的仪式,而是像这样,把牵挂藏在日常的温柔里,让孩子知道,无论晴雨,总有人在身后,为他守住一方从容的天地。

又是一年崭新的六月,我似乎闻到了三角梅散发的馨香,今年男孩将跨入考场,我在三角梅前叮咛:青春是趟旅行,沿途的风景来不及欣赏,就打包收在行李箱里,多年以后,慢慢细品酿造的美酒。

花香六月

□刘茜

经过校园一隅,紫红的三角梅蓬蓬勃勃地垂在石阶旁,抬眼望去,大片大片,仿佛流动的瀑布。此时我驻足,斑驳的墙面掩映在翠绿枝叶中。我弯下腰,凑上前,伸出食指轻沾沾在石壁上的泥沙,微风掠过掌心,似乎三角梅在低语:刘老师,还记得去年的六月吗?

怎么不记得?那日清晨,我踏着轻快的步伐来到校园,边走边掰着手指。时间进入倒计时,中考结束,意味着师者身份进入“暂停键”,想到这儿,我忍不住轻声低吟。

火红的三角梅,朵朵俏立在枝条中,夜的沉浸并没有褪去它如酒具般的外形,它的炽热、昂扬即使滚落在硬实的地面上,也透视出倔强的力量。我拾掇落英花瓣,耳旁传来两个孩子的嬉语。

“你轻点,别弄疼了它们。”女孩的声音婉转柔和。

“别娇情行不行?要是老师批评地没扫干净,你承担责任吗?”男孩的声音刚劲坚韧。

我恍然回头,哦,原来他们在打扫卫生。男孩怔了怔,把扫帚扛在肩头,满脸堆笑:“刘老师,还认得我吗?”记忆像闸门,决堤的瞬间,往事像零散的三角梅撞入我的心海。

他是我带过的学生,现在在对面的高中部读高三。刚上初中时,他个子高、脸白净,话特别多。有段时间,我因为儿子入学的事情,经常躲在角落里打电话,他在心里就认定我是一位不称职的班主任。青春期的叛逆,让他打定主意当“不合格”的学生。

直到后来,我在班级里做的常规事渐渐软化了他的心。我组织他们参加行为常规大比拼获得特等奖,每天为他们写一篇班务日记,每天组织班会,带领他们朗诵、写文章,出作文集,还把带出校园,参加社会实践活动……

一次,他在周记本里写道:“您与其他老师不一样。字的旁边还配一朵小花,三瓣花叶,中间细枝上点着三个花蕊。”后来我指着花问他:“是你的杰作吗?”他莞尔一笑:“我哪里会,我请女同学帮我画的。”

高中时期,他上了对面的学校,我们却很少偶遇。这时,我随口一问:“现在怎么样?”他放下扫帚,眼眸里放着光:“还可以,我现在终于明白了……”他还未说完,旁边的女孩雀跃起来:“他现在可认真努力了,每天手里都捧着一本书。”

挥手之间,我瞧见男孩坚毅的目光……

又是一年崭新的六月,我似乎闻到了三角梅散发的馨香,今年男孩将跨入考场,我在三角梅前叮咛:青春是趟旅行,沿途的风景来不及欣赏,就打包收在行李箱里,多年以后,慢慢细品酿造的美酒。

